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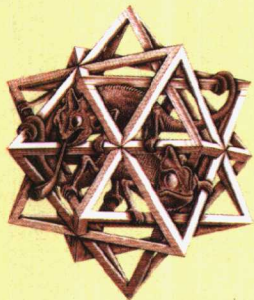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
名家推荐 学生必读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lassic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经典

李敬泽 = 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Chunfe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
名家推荐 学生必读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classic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 经典

李敬泽 = 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李敬泽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经典/李敬泽编.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名家推荐学生必读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系列)

ISBN 7-5313-2490-3

I. 中… II. 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312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北京市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0mm×184mm

印张: 11.625 插页: 2

字数: 260 千字

印数: 1—6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时祥选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夏季风工作室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19.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言

李敬泽

— 关于“当代”和“经典”

本书收入的短篇小说，第一篇发表于1949年12月，最后一篇发表于2002年5月。这正好跨越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

提供一份当代文学的“经典”，这项工作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当代”意味着没有结束，正在进行，意味着一切都还未成定局，一切都有可能被“未来”修改。

也就是说，对“当代”，我们很难在较为超脱、较为客观，因而也较为稳定的意义背景下做出观察，我们人在其中，我们陷溺于一时的经验和感受，我们很可能把小事当成了大事，我们看不清在纷至沓来的事件中积累、成型的长期趋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正被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偏见、我们在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中的困惑和犹疑所支配，我们何以能够有把握地



说，我们知道当代文学哪些已成“经典”？

“经典”，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这里包含着三个要点：

第一，经典是传统的。在文学上，“传统”意味着前人以他们强大的写作为我们确立的根基和范式，我们由此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由此出发去认识、判断，去进行新的创造。

第二，经典有权威性，所谓“权威性”其实是强制性，你不能绕过它，它像山一样横亘在路上，你必须对它作出回应，反对它或者依顺它，或者在依顺的同时偏离它。

第三，文学“经典”必须经受时间的考验，必须能够经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领悟，它必须是一眼取之不竭的泉，在漫长的时间里无数人都能从此取一瓢水。它因此才是“传统”，才有“权威性”。

按这三个要点衡量，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也许尚未形成。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文革”结束后至今的中国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世界文学为参照发展起来的，对很多中国作家来说，他的根基和范式主要是来自异域，比如莫言所服膺的是马尔克斯、福克纳。而当代中国文学中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很多很多作品，曾洛阳纸贵、曾光焰万丈，却无法在时过境迁之后存活下来，它迅速变成一块化石，也许记录着文学地质的演变，但除非有特殊的地质学兴趣、文学史的兴趣，后来的作者和





读者完全可以不予理会。

于是，“传统”是薄弱的、“权威性”也是薄弱的。

但我仍然乐于接受这样的工作，编选一本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经典”。尽管没有把握，尽管不成定论，但我们总是要在生活中、在人类精神生活的各种形式中寻求某种持久的、恒常的因素，我们渴望战胜时间，克服残暴的时间对生命的磨损，所以我们不断地检点我们曾经拥有的，猜测其中哪些可以长久拥有。

这本书就是这种猜测的一个结果。

二 关于这些小说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949年至1966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七年”，第二部分是1977年至今，也就是“新时期”。

第一部分离我们较远，时间已经做出了苛刻的筛选，留下来的作品不多了。但正因为如此，我对这些作家怀有庄重的敬意，他们在他们的时代表现出极为珍稀的勇敢和诗意的文学品质。

第一篇是《山地回忆》，这是一个“革命”的故事，但不仅如此，请注意小说一条隐蔽的线索：洗衣、织布、袜子，在这个线索上，那山地姑娘的自尊、她的性格中内在的缜密、她的倔强敏捷——那是一种对自身生活的信心，都精确、生动地展现出



来。生活本身的明亮照亮了“革命”，那是一种令人难忘的安详。

安详，这是对运行在历史表面之下的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感知和触摸，孙犁先生在1949年就做到了这一点，但直到很久之后，在新时期文学中他才得到广泛的、尽管也许是无意识的回应。

然后是1957年，在这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小说：《改选》和《红豆》。前者是李国文的第一篇小说，他因此被划为“右派”，经受二十年的放逐。现在，重读《改选》，我们仍会惊异于它的现实主义力量，这个故事依然可能发生在此时，其中的人物、支配着人物的那些动机和规则，依然存续于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改选》是50年代的一个标志性作品，它标明了那时的作家对“现实”的认识深度。

而宗璞在《红豆》中讲了一个“革命”故事和一个“爱情”故事，这不是“革命+爱情”，相反，革命有革命的逻辑、爱情有爱情的逻辑，小说中的人物被这两种不同的逻辑困扰、争夺。宗璞肯定历史的正当、合理，但出于天性和教养，她又不能忘情于那飘离在坚硬的历史之外的柔软的人性区域，那是音乐、是诗，是浪漫、伤感。

比较一下同时代的《青春之歌》，你就能看出宗璞的特立独行。在《青春之歌》里，情感完全是被历史支配的，而在《红豆》中，尽管宗璞极力强调、极力张扬理智的力量、历史的力量，但是，情感没有被完全驯服，它依然在一个私密的空间中呼吸——请注意，这篇小说始于江玫打开一个隐蔽处所后的回忆，





当小说结束时，江玫跑出去，融入外面喧闹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是关于“收藏”的故事，一个人如何在历史的宏大声音中执拗地收藏内心的私语。

文学不同于历史，文学必须在历史之中看到人本身，探索人的不驯服的部分，发现人的丰富的可能性。当一种历史叙事强行覆盖所有人的生活时，作家要完成自身的职责就极为艰难，他们的活动余地很小，他们必须在与这种大叙事的对话和妥协中暗自地、微妙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百合花》里，至今感动着我们的是那床花被，是那两个羞怯的男女，在战争的残酷背景之下，我们感受到了人性中那难以言传的细腻和温暖。

而《我的第一个上级》则传神地写出了一种性格、一种可能：一个人在突然之间由迟钝、缓慢变得敏捷、凶猛。马烽这篇小说是在塑造“先进人物”，但也是对人类经验中的急与缓、动与静的机智表达。

最后，是《陶渊明写挽歌》，它写于1962年，在一位伟大的古典诗人身上，陈翔鹤先生寄托了万端感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远离尘嚣，他坚持自我选择的自由，他在这自由中宁静、完整。

——这对陈翔鹤来说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陈翔鹤先生被迫害致死。





我将《灵与肉》列为第二部分的首篇。此篇发表于1980年，应属针对“文革”灾难的“反思文学”，但是，当时的人们也许很难看清张贤亮的思绪是多么深长：这篇小说里不仅有历史和现实的对比，而且有辽远、荒凉的西部与我们身处其间的、灯红酒绿的都市之间的对比，有一个消费社会所带来的所有身体快乐与在艰辛的劳作中获得的心灵的充实和自尊的对比。——张贤亮的洞见即使在今天依然有效，而且他有力地呈现了“新时期”文学的一种基本品质，那就是人的意义空间在扩张，文学将在各种相互矛盾、相互竞争的意义中表现人的困境、人的选择。

同一年，汪曾祺先生发表了《受戒》，这同样是一个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事件，当我们听到那小和尚和那小姑娘在如诗如画的河流和田野发出银子般的笑声时，我们知道，文学的另一扇紧闭的门敞开了，我们将看到深厚的民间生活、看到超越时间和历史而存续下来的记忆和梦想——请注意，在这篇小说最后，作者写道：“1980年8月12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篇柔情似水的小说因了这句话而丘壑起伏、波澜万丈，四十三年了，其间沧海桑田、世事翻覆，但梦还在，梦将保存于文学之中。

于是，新时期的文学向着辽阔的人心、辽阔的生活世界展开。



三 关于阅读本书的理由

本书结束于两篇2002年的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和《谁能让我害羞》。按理说，将发表于此时的作品径直列为“经典”至少是轻率的，但是，正如我一开始就强调的，所谓“经典”，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猜测，而我愿意冒险运用猜测的自由。同时，还因为这两篇小说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本书基本的编选原则。

《地球上的王家庄》中，放鸭的男孩儿企图亲身验证他对世界的知识，因此他迷了路，丢掉了一群鸭子，挨了响亮的耳光，还被命名为“神经病”。男孩儿却非常高兴，这至少说明他已经和父亲平起平坐了。

——父亲在王家庄也是“神经病”，他的“不正常”表现在每夜仰望星空，观察和辨认遥远的星星。有一天这位天文爱好者从县城带回了《宇宙里有些什么》这本书，同时还带回一张《世界地图》，这张图印证了我们的“知”：

“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做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余。”

《世界地图》也修正了我们的“知”：





“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为中心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形，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而聪明的放鸭男孩儿在那张图上看出了严重问题：在那两个巨大括弧之内，满世界的水都淌到了哪里？它们为什么没有淌走？究竟是什么力量维持着那两个括弧？于是，他出发了，开始了使他得名“神经病”的探险之旅……

这是一篇天真、诡辩的小说，毕飞宇把一种制图学幻觉演绎得华丽、魅惑。那个男孩儿将会长大，到他二十多岁时，如果他像我一样打开一张来自日本的世界地图，他会愕然看见该图正中竟是日本，整个世界由那块小面疙瘩展开，他将知道，每个国家、每个“村庄”都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

同样地，每个人也是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中心，但人的力量和光荣在于，他有好奇心，他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限度，他乐于由世界的已知部分出发，去追究和探索广大的未知。

——我认为，这也是文学的基本功能，它使人能够从自身狭窄的经验中解放出来，去接近他人的心灵，去领悟他人对世界的感受和想象，正如铁凝在《谁能让我害羞》中有力地提示的那样。

这也是我编选此书时的用心所在：让我们看看世界和人心是多么广大、深微、丰富、神奇。



目 录

李敬泽	导言/1
孙 犁	山地回忆/1
李国文	改选/9
宗 璞	红豆/24
茹志鹃	百合花/56
马 烽	我的第一个上级/66
陈翔鹤	陶渊明写《挽歌》/82
张贤亮	灵与肉/96
汪曾祺	受戒/124
张 炜	一潭清水/145
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160
史铁生	命若琴弦/184

阿 城	峡谷·溜索/207
余 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213
刘震云	塔铺/221
王 蒙	坚硬的稀粥/251
莫 言	姑妈的宝刀/271
阿 成	赵一曼女士/284
迟子建	雾月牛栏/294
刘庆邦	鞋/316
红 柯	美丽奴羊/329
毕飞宇	地球上的王家庄/336
铁 凝	谁能让我害羞/345
李敬泽	后记/361

孙 犁 (1913—2002), 河北安平县人, 1937年在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日战争。1944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期间, 发表《荷花淀》等作品。建国后, 在《天津日报》文艺部工作, 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 形成风格清新、委婉的“荷花淀派”。《山地回忆》写于1949年12月。主要作品有小说、散文合集《白洋淀纪事》, 中篇小说《铁木前传》,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等。

山地回忆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 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 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 他对于中纺的纺织, 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 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 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 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 不知道该叫什么蓝, 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 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 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 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 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 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 这样一身衣服, 织染既是不容易, 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 山上都是黑石头, 雨水很多很暴, 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 他们所有的, 只是像炕台那样大, 或是像锅台



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冰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到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不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得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



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吧？”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